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龐兆樾

史部七

閩中理學淵源考

傳記類三總錄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閩中理學淵源考九十二卷

國朝李清馥撰清馥字根侯安溪人大學士光地之孫以光地廕授兵部員外郎官至廣平府知府是編本曰閩中師友淵源考故序文凡例尚稱舊名此本題理學淵源考蓋後來

所改序稱乾隆已巳而每篇小序所題年月多在已巳之後蓋序作於草創之時成編以後復有所增入也宋儒講學盛于二程其門人游楊吕謝號為高足而楊時一派由李侗而及朱子轉輾授受多在閩中故清馥所述斷自楊時而分別支流下迄明末凡其派傳幾人某人又分為某派四五百年之中尋端竟委若昭穆譜牒秩然有序其中家學相承

以及友而不師者亦皆並列以明其學所自來其例每人各為小傳傳之末各註所據之書併以語録文集有關論學之語摘録於後考據頗為詳核其例于敗名隳節貽玷門墻者則削除不載間有純駁互見者則棄短録長如廖剛傳中删其初附和議一事胡宏傳中但叙不持生母服為右正言章厦所劾而不詳載其由葢為賢者諱古義則然不盡出

鄉曲之私也清馥父鍾倫早夭清馥幼侍其
祖光地多聞緒論故作是編一稟家訓尚有
典型雖意崇桑梓而無講學家門戶異同之
見云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閩中理學淵源考原序

清馥自雍正戊申歲輯訂有志學録内外篇因詳攷朱子之學薈萃集成負荷統緒其平生師友多在閩中屢欲叅稽編録而未暇也乾隆辛酉年冬効職天雄適因公赴省道經博野謁副憲元孚尹公公即自述所學慨然念

國朝魏環溪湯睢陽陸當湖及先文貞公四先生欲有待論列於

朝宁因言濂洛關閩五子之書遞衍八百年來家習户誦生於其鄉者或親炙或私淑其派别相續源流更易為尋遡傾聆之下與余夙心所擬者頗合歸署後數月得病告休養痾少暇重尋舊簏得伊洛淵源録萬氏儒林宗派宋氏考亭淵源録諸編録出次第訂之目曰閩中師友淵源考曰淵源者是書以龜山載道南來羅李遞傳集成於朱而上溯周程以傳千載不傳之秘者也故以龜山冠冕編首各從派繫遞列相承不以世次論

其先後而以師承訂其旨歸也唐初歐陽四門與翁林諸賢勃興為開闗人文之始彼時師友未廣也故列未及馬宋初海濱四先生與安定胡氏諸公同時倡學有魯一變之風然派別未著也故另附本篇之後是道南者賡續雖名為衍緒而倡作則實為開先非獨閩省一方所賴而實千古正學之宗也由元閱明成化間蔡虚齋陳剩夫周翠渠諸賢後先講學起而倡述之經學稱一時之盛中明以後學術漓雜迄於季造決裂判散使

後生晚出不復見先正本來之懿先公慼焉嘗論吾閩之學篤師承謹訓詁終身不敢背其師說以為近於漢儒傳經遺意公餘講切每持此論以救末學之偏其意遠矣清馥竊謂近代異同之習勝者窮經實踐之功微也今欲畀訓詁而讀經蔑師資而求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不亦難哉自洙泗以來羣哲相承雖衆論紛紜莫不以至聖為折中之準濂洛以後英賢日懋雖支流各異莫不以紫陽為論學之宗嘗考紫陽之書

明訓詁溯師傳力行一生使後人知聖功由下學以上
達者其效於今益光矣今曰不問師承不稽傳註目空
前輩簧惑後人是宜賢者之所為戒譬猶守家之子忘
厥高曾桀䕶其可乎吾鄉先正素尚樸學自唐宋迄元
明傳經説理之感溯厥淵源粹然者不少而所以奮起
作興者皆耆賢宿學啟迪之功為多考其旨歸大都崇
奬典型共趨敦厚師傅友授飭躬厲行是閩中習尚前
輩述之屢矣今歲律屢更不揣固陋滙集諸家之傳綜

其要者而纂録焉雖歴代學術不無升降盛衰醇疵互
異然參互考訂庶有以為知人論世之資徵文考獻之
助獨念大雅日遠載籍寖湮耳目所及掛一漏百旁蒐
遠紹是在来賢今
聖天子崇重正學丕承
列聖壽考作人之效海内真儒輩出尚論閩中
國朝師友者更當詳徵博採以上溯道南之緒而闡發
濂洛之傳猶有望於後之君子乾隆十四年己巳六月

二十七日癸卯閩里後學李清馥謹序

凡例

一道南原委諸賢本傳皆稱先生稱公閫書則從史例皆稱名今斯録於諸儒宗師席并近代諸耆德前輩稱先生稱公至各門徒則槩稱名以别之

一是編目曰師友淵源則凡平昔所與諸儒往返論辨志氣相合有交友一門私淑一門皆附之學派中非必盡及門親炙也

一後世史家列傳中間有載本人纂述一兩篇者是欲

存其立言之旨近世理學宗傳明儒學案諸編其著述大畧皆附之傳後倣舊也茲編規製倣之前人而立教宗旨則恪遵庭訓所聞以奉一先生之言云覽者若以此斷斷於同異之辨則非編錄此書之意也

一是編原欲錄其師友派別淵源故諸賢有傳習源流者皆錄於學派其無可考者闕畧尚多不得不有所遺也

一閩中諸公箋注經學者蔣氏垣黃氏海於篇末載之

令各於本傳附見不另別一門目但諸公箋注儘多亦不無闕畧焉

一評論諸賢在宋則以紫陽西山諸大儒為據元明以降兼採近世儒宗諸賢而謹遵庭訓所聞者折衷焉

一睢州湯文正公纂洛學編其事實俱本原傳使後人知所由來得以定其是非此祖述伊洛淵源錄舊例也今所錄諸傳悉本原傳存其舊名或有從別本增添者亦注增添原名以便考證不敢妄加增入

一閩中儒學開先始于唐歐陽四門至宋海濵四先生亦為倡學之始至龜山楊文靖公及中州二程先生之門仔肩道脉千聖心傳繫焉故今諸儒學派之編斷自有宋列龜山為首盖以師承定其旨歸不以世次論其先後也至唐歐陽先生為一代開㪚之始余另約選登之閩學志畧焉

一學派中前已載入諸賢門徒者後别為門徒則單載其名字姓氏注云已見某氏門徒不重録

一學派一門其派衍遺漏尚多各郡遺書未能徧得尚有待增入

一朱子門人有無事實可考者照儀封道南原委例亦附姓名閭里於後

一增家世學派及交友一門亦本舊例也

一近世論學大都分別門戶異同之論究非衆言淆亂折衷于聖之歸語載四科之目逸民數章亦備人品學術差等孟氏論伯夷伊尹柳下惠而願學孔子此

方是志學論道準的是編倣莆陽宋氏考亭淵源錄遺意凡有師承派別者俱各敘出以見求師問道醇疵互著考同較異論世知人至夫各家派別亦畧以類相附覽者當自得之

一宋代儒宗世衍家學者不少故於諸儒學派中特列其例以徵其盛元明以來一家之學遞衍其緒如武夷之胡崇安之劉麻沙之蔡者亦僅見矣今於明代諸儒世學擇其媲美前修者亦多錄焉

一元代志乗甚畧故於遹述者無從稽訪今於元史之外捜之續宏簡録元文類八閩通志閩省各郡志各邑志閩書熊勿軒集吴閩過集吴草廬集陳石堂集清源文獻道南源委道南統緒蔣氏八閩理學源流朱氏經義攷尚愧疎漏限于聞見無如何也

一是録凡有玷於師友門牆者槩未敢登入是書欲録淵源之的不得不有所遺也

一諸學派就萬氏季野儒林宗派録出參之蔣氏垣八

閩理學源流黄氏海道南統緒何氏清源文獻其本傳本之閩書參之道南源委莆陽文獻越章錄閩省通志各郡縣志伊洛淵源錄宏簡錄名山藏黄氏日抄考亭淵源錄理學宗傳理學備考明儒學案吴氏諸儒述槩及歷代史書并行狀誌銘諸家文集更相考證

一

國朝正學昌明儒宗相望閩中學派俟另錄編輯至博

徵文獻尚有望於名賢焉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一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學派

閩學開自有唐歐陽四門倡起彼時人文未著也宋初所謂海濱四先生者與安定泰山徂徠同時其學已有近裏之功彼時朋類未孚也至龜山先生得中州正學之的上肩周程統緒下啟羅李朱歷代相傳

之奥于是聖學彰明較著而鄒魯濂洛之微言大義萃于閩山海嶠矣夫程伯子以吾道之南贈屬其行不再三傳而紫陽集諸儒之大成是天欲開伊洛之道之南亦即魯鄒之道之南也昔賢心與道會妙契天合遂持符如左劵信乎斯文之興喪豈非天哉自是而後遂有海濱鄒魯之稱我

國朝道運昌明

列聖肇基啟佑

聖祖崇儒重道表章有宋諸儒由朱子而來至今五百
餘歲矣實應
王者受命之期而我
皇上躬膺統緒顯闡于天命人心之本以
聖繼
聖千古而同符者矣謹按文靖楊公為程門高弟
聖祖仁皇帝曾賜匾額曰程氏正宗由是閩士愈爭
自濯磨禮陶樂淑之化於前尤有烈也溯吾閩宗風

者其必以延津為星宿云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

楊先生諱時字中立其先京兆人五世祖唐末入閩寓南劍之將樂遂家焉先生資稟仁厚不為崖異夸絶之行以求世俗名譽性至孝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熈寧九年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授汀州司户不赴杜門力學元豐四年年二十九授徐州司法又不赴以師禮謁見程明道先生於穎昌後告歸明道送之出門謂

坐客曰吾道南矣六年官徐州八年明道先生卒先生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訃告同學者旋丁繼母憂服闋赴調虔州司法元祐五年丁外艱服除八年赴調至京遷瀛州防禦推官又師事伊川先生於洛年蓋四十矣一日伊川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及覺門外雪深一尺先生嘗疑張横渠西銘近於兼愛與二程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説始豁然無疑紹聖元年知瀏陽縣四年伊川以黨論送涪州編管時先生在任滿寓

瀏陽元符二年歸家先是從二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杜門不仕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於是沙陽陳淵授書問學崇寧元年以諫垣薦除荆州教授大觀元年知餘杭事是年伊川先生卒政和初待次毘陵二年赴蕭山縣任先生歴官所至皆有惠政浮沈祿仕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稱曰龜山先生四年年六十二請祠退居餘杭後寓毘陵久之而先生年已七十矣是時蔡京

當國天下多故會蔡京客張觷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使回以聞六年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入對奏陳言熈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熈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但有宜於今

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一趨于中而已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説書時朝廷方圖燕雲虚内事外先生知時勢將變陳論政事十餘條執政不能用而金人已入境先生激切上言今事勢如積薪已燃當自奮勵進賢退奸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又謂今日所急者莫如收人心請罷免夫之役及京城聚斂東南花石之害極論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且言山東之民凋弊

已甚所仰者東南而已二浙災傷之餘瘡痍未合更誅求不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為鑒昔唐方用兵之時裴度復相則先開謁禁以延見士大夫為急故能有成功自元和以後數用兵宰相不得休沐李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蓋鎮安人心不可不如是耳已而欽宗嗣位金人日迫大臣方以推恩晉秩爭議行幸莫念軍計先生乞對言聞勤王之兵漸有至者宜召將領議戰守之計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

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令諸路烏合之衆不相統一而不立統帥雖唐李郭以九節度之師不免敗衂不可不慮又言上皇痛自引咎禪位而宰執遷敘安受不辭此何理也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為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童貫為三路總帥金人侵疆棄軍而歸朝廷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而遁使敵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已甚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疏入欽宗大喜擢右諫

議大夫金兵既退先生上殿極言和議之非時議者欲
割三鎮以講和先生疏言河朔朝廷重地三鎮河朔要
藩今一旦棄之距京無藩籬之固且聞三鎮之民欲以
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朝廷寧坐視不救乎急
宜命衆出師并乞名用种師中劉光世問以方畧可否
不可專守和議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
生復抗疏力爭凡所論多切時務皆不報會李綱罷太
學生伏闕上書乞留軍民集者數萬吳敏乞用先生以

請太學因召對先生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先生遂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京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無所不至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因詳舉安石邪說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疏上詔罷安石配享猶留從祀時士習王

氏學取科第已數十年忽聞先生說紛然闢之於是諫
官馮澥上疏詆先生又會學宫紛爭有旨並罷先生即
上章乞出除給事中請益力遂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
又懇辭直學士之命有旨楊時學行醇固諫諍有聲改
徽猷閣待制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講召赴行在
至則勸上典學納諫及修建炎會計錄加恤勤王之兵
連章丐外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予祠歸
家四年上章告老致仕優遊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紹

興五年四月卒年八十三近臣朱震奏楊某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乞下本州鈔錄仍請優恤其家有旨贈左中大夫紹興十二年贈少師謚文靖先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渡江以來東南學者推先生為程氏正宗與胡氏安國往來講論尤多先生浮沈州縣四十九年晚在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

尚元祐學術而朱晦菴張南軒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先生昔程純公嘗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令先生反求其後羅豫章李延平遞相祖述令學者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氣象分明所謂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胡文定云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此其源流所本與按先生中庸義序自云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沒文定所謂自明道先生所授者此也

呂氏本中撰行狀嘗聞前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

生實似之胡文定公安國誌其墓曰自孟子沒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閒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先生三人是也先生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

之遊者雖羣居終日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熈寧初代余典教渚宫始獲從先生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覸之熟矣視先生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緼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敝廬厦屋若皆可以託宿未嘗有所羡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

老之將至沈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然則先生于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辨以闢邪説存于今者其傳寖廣諸所建白深切著明而先生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先生蓋淺之為丈夫也又與楊大諫書曰楊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引先生無求於人

蔡氏焉能浼之朱晦菴曰龜山先生晚歲一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决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又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得極好云所著有校正伊川易三經義春秋禮記解學庸語孟解易春秋孟子義辨字解論日録奏議龜山文集

明成化元年從祀孔子廟廷

國朝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

賜御書程氏正宗懸於祠子迪附見家學宋史　胡文定公撰墓誌

年譜　伊川淵源録　聖學知統録　道南源委

楊文靖公語録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删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

寡乎夫堯舜禹皐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之言存心養性

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本之一端耳蓋為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為仁也其曰

為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別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無待乎推之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為仁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名入朝神宗欲優厚之

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吏
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
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
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然
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少能知之故常公
之不辭人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為是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
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

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

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即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黄氏東發云按此說則近世紛紛解經者可戒矣

知合內外之道則禹稷顏子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
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
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
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徼生高乞鄰醯以與人在今之君
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為直以所辭康子
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
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

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已也而謂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

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黄氏東發云按此提掇最得要
吴審律儀勸觧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力
衰却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
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
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
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
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説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他卦能
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

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該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亦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

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内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

助長當如何著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

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収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説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説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

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故說不通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用天地懸隔

仲素問横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盖一陽一陰之謂道陰陽無不

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説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强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汨濁則泥沙混之矣泥沙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議歟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

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来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

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語仲素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為者如此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
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心之為物明白洞達廣
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
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
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
也横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聞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
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

五以上便學綴文覔官豈嘗有意為已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黄氏東發云按此極中時病士大夫宜反求其所謂學

學者若不以敬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文集

辱示髙文用意精深益見好學之篤夫養氣之道如治

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稂莠之傷助之長則揠之而槁矣其説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也又曰反諸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人者不足道也又曰生之謂性未有過也告子論生之所以謂之性則失之矣老氏之有無佛氏之色空蓋將明天下之賾非有人物之異也老子以有生于無又曰有無之相生是不知有無一

致矣正蒙謂萬象為太虚中所見物則物與虚不相資卒陷於浮圖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説山河大地正指物言之也若謂指物言之可也則浮圖見病之説不足非矣此與佛氏以心法起滅天地更當究觀所謂心法起滅天地之㫖未易以一言攻之也更詳味之如何或有未盡無惜疏示與楊仲遠書其三

克已者揚雄所謂勝已之私是也反身而誠則常體而足無所克也故前書論反身與克已異意耳更詳考之

告子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所以謂之性故失之非生之謂性有二說也特告子未達耳 其四

諸子之學折諸聖人猶望洋向若其辨自屈也儒佛之論造其極致則所差眇忽耳其義難知而又其辭善遁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雖横渠之博辨精深猶未能屈之為城下之盟況餘人乎置而勿論可也要當深造而自得之則其辨自見矣近日治經讀史如何家居既不為外事淫汩諒須精到也或有論議寄示為幸 其六

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

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灑掃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灑掃應對之閒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某之所聞如此答李杭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為訕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衆殊不可曉也先生語録傳之浸廣其間記録頗有失真者𦵏欲收聚刪去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閒居無事可更博為尋訪恐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康侯皆有之候尋便以書詢求異時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為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與游定夫

其六

致知必先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盖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脩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葢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

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
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
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與學者其一
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溺於所習寘行
而已予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義忠和六德教萬
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萬民者蓋天
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亦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故學者必以聖人為師猶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為的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為的耳然仁之為仁聖之為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為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浦城文宣王殿記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馬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無有能亂吾之知慮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賛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

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已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蕭君欲仁志學之士也録示大學一篇求余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為發之苟於是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户可策而進矣欲仁其勉之哉題蕭欲仁大學篇後

學士廖用中先生剛以下門人

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少從陳瑩中及楊龜山學崇寧五年登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録除國子録擢監察御史蔡京當國論奏一無所避以親老乞補外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政言召丁父憂服闋除工部員外郎以母疾歸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部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遅諭賊賊知剛父子信義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名吏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言江淮兵

備莫若屯田可以免待哺轉餉之患為三說以獻時朝
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其子孫不
得官於朝於是章傑自郎中出知婺州蔡僅自大府丞
提舉江東茶鹽事剛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示懲有
旨悉與之祠遷刑部侍郎乞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
漳州漳俗侈靡喪娶踰制剛立條約諭之值日食求言
剛請正建國儲君之號布告中外異時雖百斯男不復
更易乃可以承天意示大公高宗讀之竦然詔拜御史

中丞奏臣職糾奸邪當務大體若捃摭細故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獘時諸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剛隨事論列至于四五諸將肅然鄭億年與秦檜有連遂得美官邉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在朝廷乎因顯疏其惡億年奉祀去復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秦檜聞之曰置我何地耶改工部尚書以王次翁代其任次翁劾剛薦劉昉

陳淵相為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宫明年致仕以紹興十三年卒著詩經註解性理小學集註學者稱古溪先生子四人遅過遂遽皆秉麾節邦人號為萬石廖氏閩書　道南源委　宏簡録　延平府志

宗正陳知默先生淵

陳淵字知默初名漸字幾叟沙縣人瑩中從孫淵初受業程門獨先於瑩中繼亦受業龜山與羅豫章為友龜山稱其深識聖賢旨趣妻以女嘗知餘杭時嘗送南歸

詩云幾年夢想到親闈身逐行雲萬里飛若水未殊沂
上樂春風無負舞雩歸紹興五年近臣廖剛胡寅等薦
充樞密院編修丞相李綱重其行為布衣交至是為江
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為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
舉直言以胡文定安國薦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除監
察御史遷右正言入對言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
厚又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高宗曰楊時之學能宗
孔孟其三經義辨理甚當對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

頤師之乃悟其非高宗曰觀三經義觧具見安石穿鑿矣對曰穿鑿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上曰云何對曰聖賢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昧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以愛人語樊遲特其一端而已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已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謂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因論和議頤以和為息戰之權

以戰為守和之具章五上益梗切秦檜惡之復疏論其親黨鄭億年檜益怒遂解言職除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卒著有默堂集三十卷閩書道南源委 宏簡錄

朝請林朝彥先生宋卿

林宋卿字朝彥仙遊人崇寧五年進士與廖剛同造陳了翁受教了翁徐曰頭項直宋卿言下領悟為多又甞從楊龜山學召試秘書省正字出知恭州時邉臣多以

拓地蒙賞瀘南帥司因奏開溪費州置一州二縣宋卿
疏以為不可嶷宗詔罷其役龜山聞之曰朝彥真百鍊
鋼也時尚書省令夔路斂十萬縑充燕山軍需宋卿言
夔門至隘人心易揺事遂已又請蠲恭民宿逋二十萬
八千餘緡米十五萬四千餘石自受俸非祿令所著者
一介不取家繪生祠奉之靖康中僑寓涪陵之朝亭日
與其士大夫倡酬自適涪人以宋卿才學出處與黃太
史相後先因號小涪尹和靖見之曰溪費一奏皆自養

氣中得之薦於張浚辟叅謀軍事力辭建炎三年以涪守王擇仁及河北帥臣薦充湖南帥司叅議浚視師江上欲以宣撫判官辟不就及還朝首薦之嘗召乞祠終朝請大夫莆陽文獻書　道南源委闕

運判盧公圭先生奎

盧奎字公圭邵武人居太學作毋我論為衆所推號盧毋我講學於楊龜山所論仁及忠恕一貫皆的確有味登政和間進士仕至江西運判有筆錄十卷道南源委闕書

主簿蕭子莊先生顗

蕭顗字子莊浦城人天資樸實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有靈芝之異與李郁陳彦羅從彦同受業楊龜山之門嘗答友人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為哉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後以累舉得官為清流簿終歲而歸徜徉閭里朱韋齋嘗師事之道南源委閩書

陳先生好

陳好初名豪晉江人受業楊龜山後在太學與陳東上書留李綱東被誅變名游瓊州即家焉閩書

提刑黄用和先生鍰

黄鍰字用和浦城人政和五年進士從楊龜山學甚見器重及為工曹守將高其才多委以事適諸邑大水按視官希部使者意多不以實聞鍰獨減蠲田租十之八使者怒加誚責終不可奪再調西安丞靖康初李綱宣撫河東辟幕屬高宗朝拜監察御史首陳七事深蒙嘉

納一日問孟子與齊梁國君問答之說鍰對詞義敷暢高宗曰卿可謂非堯舜之道不陳王前因諭曰黄鍰論人君治心事甚詳當處以諫職會有阻之者除江西提點刑獄乞祠歸鍰在臺越月風節凛然縉紳推賢天下誦直有奏議雜著論語類觀唐史篤論共二十卷建寧府志

道南源委 通志

廖仲辰先生衙

廖衙字仲辰將樂人龜山姪壻善為詩論議得龜山壺

奧而年不永

學士江全叔先生琦

江琦字全叔建陽人宣和三年進士文學行誼知名當世從遊多鉅人長者覃思春秋之學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篇楊龜山見而稱之又著語孟說各五卷仕永州學教授歷官宣教郎終徽猷閣學士建寧府志道南源委

闕書

參議章希古先生才邵

章才邵字希古崇安人以父蔭補官少時謁楊龜山先生先生教以熟讀論語才邵玩味躬行世目為篤實君子歴典賀辰二州改荆湖北路參議官

楊遵道先生迪以下家學

楊迪字遵道龜山子也髫齡已能力學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為善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詰極求解的破聞者歛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盖度不身踐

不苟言也抱經遊伊川之門以貌然少年同門之士咸斂手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嘗答龜山書曰令子好學美質當成遠器其於易春秋尤精朱韋齋撰墓志云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遊間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官至奉議大夫朱韋齋先生撰墓志畧

楊仲遠先生敦仁以下交友

楊敦仁字仲遠將樂人元祐三年進士龜山先生答書云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道廢千年

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為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為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又曰為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慕乎外也以為弗飲食則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焉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又常與往

返論養氣克己之學異端佛老之非閩書楊龜山先生文集延平郡志

宣教郎翁好德先生卲

翁卲字好德順昌人初名醇篤信好古博學工文元豐八年進士調崇安尉時劉韐在布衣卲待以國士遷丞福清廉謹方正當路聞其名欲羅致之檄至公堂猶責以苛卲拂衣面有棄官意檄者愧悔委曲慰安之已而以疾歸里縣令俞偉大興學政屈卲主師席堅讓不出

友人楊龜山貽書敦譬不獲已應之數州之士負笈雲集官至宣教郎又龜山先生常與書曰某愚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為前輩每辱眷遇進之為執友之遊顧何足當自惟直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延平府志楊龜山先生文集

審律吳國華先生儀

吳儀字國華世為延平人自少篤志彊學老益不懈六經百代之書無所不究窮探博取自信不疑尤深於詩

易皆有成說晚益玩心於象數音律之學自為一家崇寧五年詔求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辭不就已而敦迫之乃乘驛就道授將仕郎太晟府審驗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先生為人剛毅篤實洞見城府而善善惡惡無所容貸其事親以孝顯交朋友以義著嘗漁釣橘溪之上時或行歌松蹊竹疃莫窺其際龜山先生撰先生墓誌言吳氏以學行著聞鄉閭者有三人焉曰某字及之曰熙字季明而審律先生其

一也當嘉祐治平之間士方以聲律偶儷之文爭名於時而三人者獨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為務不事科舉退老於家若將終身焉其後季明以經行被召不赴授某官而審律先生晚亦出仕獨及之老於布衣予視三人者為前輩而少得從審律遊最厚云又龜山嘗與先生往復論王氏學嘗題其釣臺及咏歸堂豫章羅氏曾師事焉自號審律學者稱為審律先生閩書　楊龜山先生集

吳季明先生熙

吴熙字季明博學勵操與兄國華齊名時稱雙璧或從之談道論文傾心瀉意語以勢利俛焉不答元祐間陳瑩中璀以其兄弟學行言於郡守延至學為諸生講經薦於朝被召不赴授其官按道南原委載得召赴闕茲從龜山先生文集

楊先生希旦

楊希旦將樂人自少文行知名屢舉不第退老於家詩書自娱敦樸夷易晬然長者之風龜山先生言其嘗侍先生燕閒善言懿行飫聞習見又為序其集言其詩文

清切平易不尚雕琢閩書 延平府志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一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文肅游廣平先生酢學派

謝上蔡先生曰昔在二程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其二人氣象亦相似又前儒嘗論程門高弟傳其學者惟龜山為最盛次之而上蔡謝氏令考先生門徒所傳莫詳僅録一二考簡肅黄公毋游

氏為文肅公之妹每囑簡肅視乃舅而師法之簡肅幼時文肅特愛其厚重令録附學派之列焉再考志乘游朱蔡劉四世家為崇安舊族游氏世有隱德執中為定夫先生族父楊文靖公志其墓稱其行脩學富讀書求心到自得其成就門徒蓋非碌碌口耳之習維時定夫與龜山承伊洛之傳而執中亦卓然自立開游氏家學之先厥後少監及文靖文清又與紫陽南軒講切特至蓋潛德之光久而彌茂矣

文肅游廣平先生酢

游先生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時大程子知扶溝縣事偕弟伊川方以倡興道學為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教之乃召先生俾職學事先生欣然從之得其微言遂盡棄其學而學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越州蕭山尉縣有疑獄十餘年莫能決先生攝邑事一問得其情釋之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除博士

以奉親不便求知河清縣范忠宣公判河清待以國士移守穎昌辟先生爲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先生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先生亦丐外授齊州判官丁父憂服闋調泉州簽判徽宗立召爲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宫久之知漢陽軍以母老丐祠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母憂服闋知舒州移濠州罷歸僑歷陽因家焉先生自幼不羣讀書一過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專目到儀容詞令粲然有文望而知爲成

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人樂自盡時新法方行編民困於征斂所在騷然先生歷知四郡處之裕如即有興建民若不知而事集惠政在民故戴之若父母去則見思伊川先生嘗謂龜山曰游君德器粹然問道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其見重如此宣和五年卒年七十一謚文肅學者稱廣平先生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論語孟子雜解中庸義及文集十卷祠在建陽禾平里即先生舊時倡學處也嘉熙二年勅

扁鷹山書院弟醳元祐進士楊文靖公撰墓志　名儒傳　閩書

備考

臨川李氏穆堂識游楊授受考曰朱子大全集載云伯謨家所藏胡文定公帖云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由此觀之則文定為游氏門人也晁公武讀書記題胡文定春秋傳謂文定師事伊川誤矣胡氏春秋傳亦與程傳不甚合然二程子高第弟子稱游楊侯謝學者謂朱文公得統于程由楊中立傳羅豫章豫章傳李

愿中愿中以授文公是固然矣不知游定夫傳胡文定文定傳從子籍溪籍溪亦以其學授文公盖兼承游楊之統者也文定又以其學授子五峯宏宏授張南軒栻

按穆堂先生考胡文定公手帖以文定為文肅門人然考淵源録載吕氏本中撰文定墓志云公自謂吾於游楊謝諸公皆義兼師友宜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却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云云據此則前帖所謂事之

者似亦致欽仰尊禮之意爾再考公本傳云某出處自
崇寧以來皆内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
此謀之此亦是前帖事之之意今姑録此備考大抵當
以朱子之言為斷朱子嘗言文定之學得之上蔡為多
焉又答汪尚書書論周程受學曰受學之語見於吕與
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為説
從遊盖所尊敬而不為師弟子之辭故范内翰之於二
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某皆用此字讀此則朱子評

訂文定於游楊謝三君子端的有在矣建寧郡志

進士陳復之先生侁以下門人

陳侁字復之長樂人擢進士第娶吴人林旦女與陳了翁交從甚密了翁謫廉州侁以書賀之至千餘言由此得罪又從游定夫先生學得治氣養心行己接物之要三山新志

游執中先生復以下家學

游復字執中建陽人定夫先生之族父性資孝愛總角

强學砥礪竭力養親家乏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不怡既壯學富行脩鄉里旁郡見服聞者悦而信之遣子弟從遊者遠近相屬其學以中庸為宗誠意為主閑邪寡欲為入德之途晝驗之妻子夜考之夢寐其與人謀不啻自己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不啻如其父兄亦或以忠誨成懟憾復終不改曰寧人負我我毋負人蓋直道不苟如此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其身其成就人才

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晚徇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年六十有五卒龜山楊文靖公志其墓楊文靖公撰墓志

奉議大夫游質夫先生醇

游醇字質夫建陽人執中猶子醇夙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從弟定夫得遊程門與楊中立先生倡道閩南而醇私淑家庭上下議論叅考互訂文章理學一時推重仕至奉議大夫建寧志儒林傳

少監游定齋先生操

游操字存誠醇之子少為定夫先生竒愛長工於文紹興中與潘良能沈介黄景伯俱為秘書省正字同日赴館職自秘書少監權禮部侍郎僑居盱江奉祠晚號定齋居士

上舍游子蒙先生開

游開字子蒙操季子同上舍出身從朱文公遊編集中庸文公嘗荅張孟遠書云友人游子蒙定夫先生從孫

議論文學優贍可與晤語者計當自識之建寧郡志儒林傳

文靖游默齋先生九言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文肅三世孫也嘗於武夷重搆水雲寮為繼述之所九言開爽慷慨方十歲即為文詆秦檜及長鋭志當世熟南北事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諸邑災傷歸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孝廟攢宫有司妄費希賞九言上書極諫張栻帥廣西辟幕下栻弟杓帥金陵復辟撫幹時禁方嚴九言記上

元縣明道祠痛譏之調全椒令開禧初為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叅謀官卒端平中特贈直龍圖閣謚文靖九言始學于栻栻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點齋

弟九功　閩書　武夷山志

文清游受齋先生九功

游九功字勉之一字禹成用廕補官累遷咸寧令辟充荆鄂宣撫司時德安遣戍兵潰歸有反意九功即絶江撫諭衆皆帖服嘉定中興元失利九功知金州州無城以便宜遣兵備禦收復隣疆除河北運判知鄂州被論予祠起為兵部郎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令征役無藝以資苞苴囊槖而民心失將帥朘削功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倚重諛佞護疾忌醫而士大夫之心失出知泉州在郡有清嚴之稱端平初召為司郎少卿疏論

姦貪多佚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沿邊夫役之弊兼樞密副都承旨出知慶元府以循吏稱入權刑部侍郎丐祠再調不赴除待制加寶謨直學士卒九功清慎廉恪與兄九言自為師友講明理學平生真體實踐出於誠意及門之士皆心服之學者稱受齋先生寶祐中謚文清道南源委　建寧郡志

學正游子善先生應翔

游應翔字子善酢七世孫也值宋元兵革未靖結屋武

夷澄川之上畊隱自晦人稱其操履端方無媿先世後

谿武夷直學遷學正建寧府志

邑令江處中先生側以下交友

江側字處中建陽人性純一以儒學教授其鄉熙寧中

以學究出身嘗與游定夫施景明葉祖洽講肄於邑之

石壁山官將作監主簿歷饒信洪三邑令與族子汝舟

號二先生

朝奉王信伯先生蘋學派

按葉文忠公福清縣學記畧曰建溪之業肇自道南同時及門實推信伯信伯再傳而亦之又再傳而希逸星辰沒矣又考楊文靖公當時為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信伯者矣今錄其門徒可考者著於篇

朝奉王信伯先生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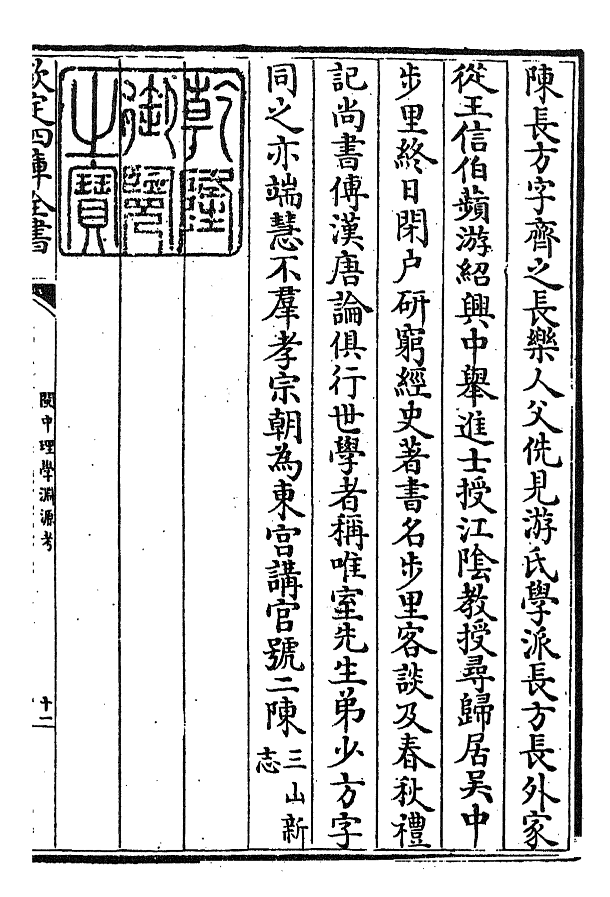
王先生蘋字信伯福清人自其考徙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為程門高弟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

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邀名譽世罕知之紹
興間知府事孫祐列先生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
除祕書省正字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
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
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
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
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
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

時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焞皆舉先生自代胡公薦尤力謂先生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楊龜山常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矣紹興二十三年五月卒年七十二葬於胡州長興縣茅栗山所著有論語集解及著作集墓誌 道南源委

吴氏瑞登諸儒述槩云所記有春秋録拾遺

教授陳齊之先生長方



陳長方字齊之長樂人父侁見游氏學派長方長外家從王信伯蘋游紹興中舉進士授江陰教授尋歸居吳中步里終日閉户研窮經史著書名步里客談及春秋禮記尚書傳漢唐論俱行世學者稱唯室先生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羣孝宗朝為東宫講官號二陳三山新志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